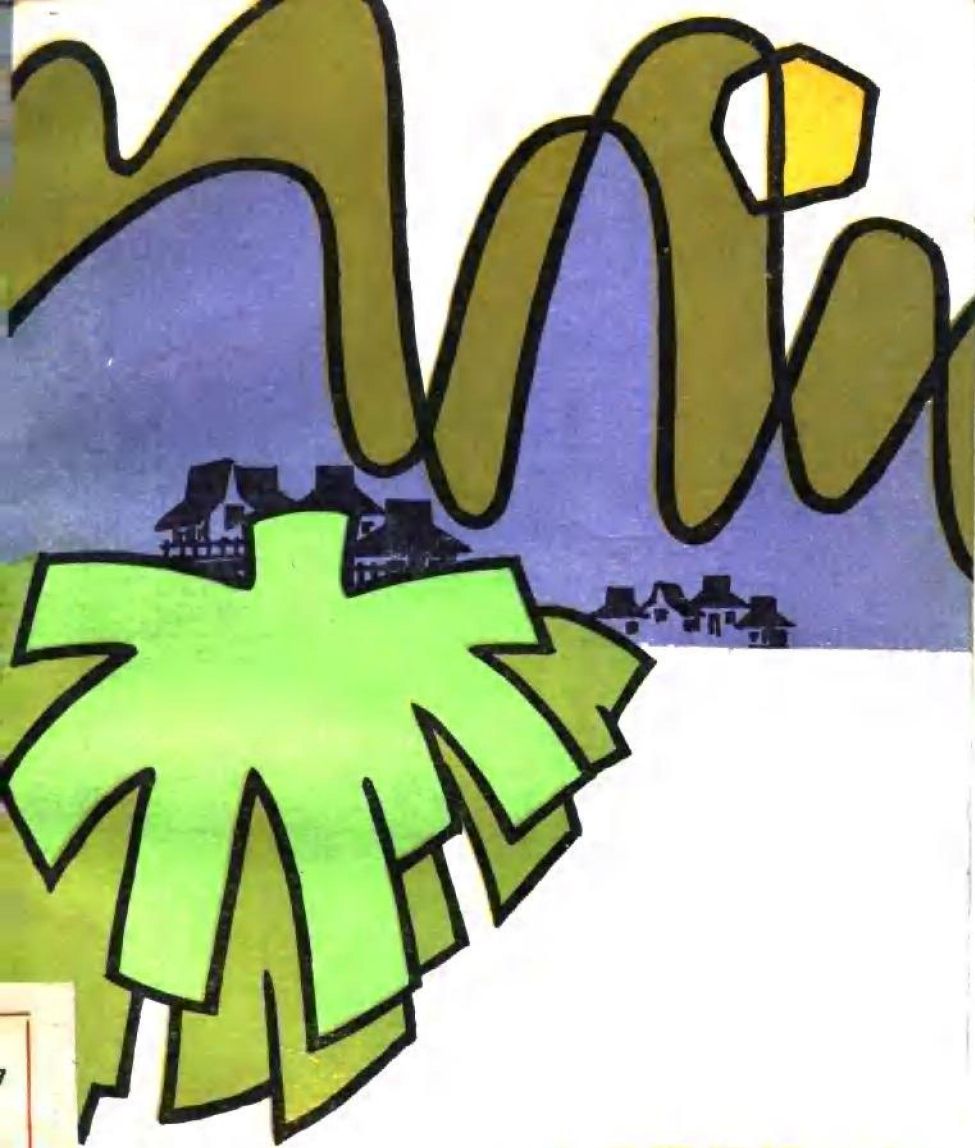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云南风情丛书 ·

# 无铃的马帮

87  
I247.7  
1419

3



B256121

· 云南风情丛书 ·

# 无铃的马帮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赠 书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B

324632

## 无铃的马帮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三环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2插页 247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800册

书号：10355·299 定价：1.90元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无铃的马帮·····   | 白桦  | 1   |
| 祝你一路平安·····  | 公刘  | 48  |
| 野牛寨·····     | 艾芜  | 88  |
| 姐哈寨·····     | 艾芜  | 112 |
| 卖酒女·····     | 徐怀中 | 125 |
| 撒尼大爹·····    | 李纳  | 138 |
| 罕木良和密哈果····· | 林予  | 158 |
| 老石宝和依亮囡····· | 公浦  | 187 |
| 春 雨·····     | 公浦  | 208 |
| 一个傣尼人·····   | 王松  | 238 |
| 山寨的菩提·····   | 吴源植 | 255 |
| 抢 婚·····     | 苗歌  | 279 |
| 白云深处·····    | 柏鸿鹄 | 294 |
| 蛮牛的新寨·····   | 黄尧  | 328 |
| 水哟，纯洁的水····· | 沈一鸣 | 353 |
| 金黄的月轮·····   | 王洪波 | 365 |
| 古道悠悠·····    | 李崧  | 378 |
| 编后记·····     |     | 395 |

# 无铃的马帮

白桦

当你走在滇南峻岭上狭窄的驿道上，你会看见所有的驿运马队——当地叫马帮——的“头马”的颈子上都挂着成串的铜铃，由于大小和质料的不同，所以，铜铃的音色也不同。马帮还隔着雾离你很远的时候，马铃的响声就象是在告诉你：“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我们的马可不少，迎面来的马帮应该及早让路。”马帮真是一个喧嚷的行列，在黎明，它唤醒寂寞的山道；在傍晚，它惊飞林中的宿鸟……

——摘自一个旅人的笔记

## 奇怪的马帮

乳白的雾乘着夕阳西下而弥漫起来，它首先游行在森林里，使那幽静的森林变成一个迷阵，也许是树叶和藤萝受不了浓雾的侵袭，伤心地在那些垂头丧气的树枝上流下泪珠。森林里到处响着有节奏的滴水声，吓得一只顶着一双小角的小鹿不知所措，总以为四周都有猎人的脚步在逼近它，它惶

恐地仰着头到处乱撞。老母鹿把角挂在小树上睡觉的时候，它也为一点奇怪的响声惊醒。这时候，老母鹿突然抬起头来，竖起耳朵，它从那无数“嗒嗒”的滴水声里听出了远处几声奇怪的响声，那是人的脚步声，它的头一摆就跑了，小鹿在一愣之后，也跟着母鹿的影子奔去了。

瑶族盘大妈正在森林里找自己那匹骚骡子<sup>①</sup>，她已经找了半个时辰了，从寨边一直摸到森林的深处，她用一种瑶族人尖细的声调唤着自己的骡子：

“哦一哦！哦一哦！”她一声高一声低地叫着，她还不耐烦地说：“每回放出来就唤不回你！真野呀！哦一哦！……”

盘大妈是崖谷寨瑶彝联防委员会的情报委员，崖谷寨是瑶彝同居的一个大寨子。她是一个细心的人，从不放过一点可疑的痕迹，她能从野兽的蹄迹认出野兽的形象、大小和走过了多久；同样，她曾经从一个稀罕的鸟声里找到一个特务，她也曾跟踪一个豹子的蹄迹找到了一个匪窝<sup>②</sup>。她的细致多次受到边防军司令部的表扬。她的这种警惕已经成为边疆人民生活中共有的习惯。

“哦一哦！哦一哦！”盘大妈站在一棵高大的冬枫树下，用手整理着自己尖得象塔顶似的鲜红头巾，她胸前一排银牌和那红色黄色的绒球都沾着微小的水珠，绣满红绿松杉树叶图案的裤脚管也被湿漉漉的草浸湿了。她扯着尖细的嗓

---

① “公”骡子。

② 匪徒用豹子的蹄子爬行。

子叫着：“哦—哦！”

騾子从左面冲撞着跑过来，一直跑到盘大妈的面前停住了，盘大妈抓住缰绳假声假气地发着脾气：

“小騾子！总得我来找你，走！”

盘大妈拉着騾子往回走，嘴里咕噜着：

“雾这么大，你叫我满林子跑……”

騾子不但不感到自愧，反而突然挣着缰绳向山下大声号叫起来。盘大妈知道自己牲口的特性，它一见了草马<sup>①</sup>或听见草马的声响就要叫呀跳的，盘大妈马上用力勒紧缰绳，把它拴在一棵橡树上。盘大妈心里想：我们崖谷寨今天就没有放出来草马呀！可哪儿来的草马呢？没有草马，騾子又怎会叫呢？她轻轻地踏着败叶慢慢溜下去，她渐渐看见雾中有一群由南向北走的马的影子，她再往下溜了几尺，雾薄了，她躲在一棵树背后隔着树叶往下瞄，一不小心绊动了脚下一棵小树，小树轻轻地骚动起来，沙沙作响。

这时，盘大妈看见不远的小道上，有一个头戴灰线帽，头发盖住了左眼，身上裹着一床棕色带蓝条毯子的人，似乎还留着两撇小胡子，他偏坐在为首的一匹浅黄色的草马上，可能由于听见騾子叫声和小树的响声，他勒住了头马，惊慌地回顾，其余的马也都停下来愣住了。那人见再没有动静了，也轻轻地“叱”了一声，头马静悄悄地迈开了步子，其余的马才紧跟着走开。盘大妈在心里数了数，一共十六匹

---

① 母马。

马，除了头马驮的是人以外，第十二匹也驮了一个披黑毯子、戴贝雷帽<sup>①</sup>的人，由于他把头几乎缩进毯子里，所以盘大妈看不见他的面孔。其余的马有十匹驮的是筒盐，有四匹驮的是草果<sup>②</sup>；最后一匹的货架上还驮了一个小姑娘，从服装上看她是尼酥人<sup>③</sup>的女儿。林中的风吹来一阵浓雾，渐渐把盘大妈和马帮隔离远了。盘大妈盘算着：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马帮！头马没有挂铃；还驮着十驮奇怪的货物——盐不是往内地运的货；他们走了一条奇怪的道路——这崖谷森林里的小道走马帮是很困难的，藤萝象网一样，路窄得只能走岩羊和有经验的猎人；更奇怪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这个时候，前无村寨，后无马店，林中又没有宽敞的地方开亮<sup>④</sup>，夜就要来了。

盘大妈回身拉着自己的骡子，穿过浓雾和树林跑到寨上。夜来了，黑得伸手不见掌，接着狂风骤然来了，春雷在空中轰鸣，它跟着闪电的光向森林劈响，树林咆哮起来，好象整个森林惊醒了。

盘大妈冒着雷雨扑进联防队长朱林生的屋里，朱林生是全寨最精干的壮小伙子，大家除了因为他对人民政府、解放军忠实以外，还因为他勇敢，所以他被选为队长。

他见盘大妈满脸是水，马上从火塘边跳起来问。

“有事情？”

---

① 法国扁圆的便帽，很象扁平的南瓜。

② 一种香料和药材叫草果，是滇南特产。

③ 彝族的一个分支。

④ 开亮——马帮的术语：露宿。

“有事情。”盘大妈向他一招手，朱林生走过来，盘大妈在他耳朵边，悄悄把她在林中见到的情形详细告诉了他。

“给！”林生家妈递过来他的火药枪和一个点着了的火把。“等等，我给你拿蓑衣！”

“不拿了，阿妈。”朱林生接过来火药枪和火把就和盘大妈转身出门了，“啪”一声，随手带上了门。

“这孩子，阿妈慢了一步就淋着走了！”林生家妈回身看着已经做熟了的菜饭说，“我也不想吃了，等着他吧……”

盘大妈和朱林生顺着小路，举着油松火把向着离崖谷寨东十五里的一个苗家寨——红坡头奔去，因为他们知道红坡头昨晚刚刚来了一个边防军的巡逻队，他们要把这个情报报告给巡逻队。

### 三个赶马人

那个奇怪马帮正在雷电闪射的林中艰难地走着，赶马的三个人跳下马拉着它们，低声哄着它们往前走。

“魏大叔！”小姑娘在最后一匹马旁边用哭腔叫着，“还走！想把马拖死，也想把人拖死呀！”

“别叫！”第十二匹马旁边那个戴贝雷帽的人不耐烦地小声说，“就要到了！小梨英！”

“她是不想要银子<sup>①</sup>了！”拉着头马的跛子萧五狠狠地

---

① 在云南解放初期，边境仍然有人不公开地使用银元，这里的银子就是指银元。每元约值人民币五千元。

咕噜着，“不然就会给你三倍的价钱！呃？”

“这还能走呀？”小姑娘又嚷起来，“要是走大路，今晚刚好住在红坡头，又不是急帮，非要走这条路，赶！路也绕远了，马也拖死了！”

“你叫！”魏福停下来，压低嗓门对她说，“马！马！我们的十二匹不算马，就你的马值钱！你不懂得马帮的规矩！一个丫头片子吱吱吵吵，不怕霉气？红坡头，你去住好啦！我们要赶路，懂不懂？你再要讲话，我……”在闪电的光下，小梨英看见了魏福发青的脸，恶狠狠的斜眼和扁平鼻子，他那右眼角的一条刀痕扯到耳朵根上。小梨英不由地打了一个寒噤。

魏福就是这个奇怪马帮的主人，他的历史很简单也很复杂，简单的是谁都知道这个四十岁的人赶了二十年马，复杂的是别人不知道他怎样赶马赶发的，他曾经从两匹马赶到九十九匹，那是美国人在滇西修滇缅公路的时候，他给美国人驮材料；他又从九十九匹赶到了三匹，那是因为他有一次驮鸦片被国民党军队连马匹一起“没收”了；但他又从三匹赶到了五十匹，那是因为他谋杀了同路的一个马锅头，吞了他的马，他右眼角上的刀痕就是那个屈死者临死前在魏福脸上留的暗记；他渐渐的胆大了，解放前，他为法国商人往外驮过“普通商品”<sup>①</sup>；他也帮过英国“侨民”往内驮过“甘蔗”<sup>②</sup>；他还跟过美国人的“植物研究组”<sup>③</sup>走遍哀牢山和

① 当时称作“普通商品”的东西由马帮而不用火车往外运的，大部分是中国的珍贵文物。

② 甘蔗捆里是枪支，当时国民党的海关明知而不敢问。

③ 借科学团体的名义的特务组织。

高黎贡山；总之，他常常在一些边镇上向外国的领事搅生意，渐渐跟外国人勾搭起来，表面上看起来这好象是他的生财之道，实际上他和那些外国领事已成为一体了。解放以后，他卖了三十八匹马，自己留了十二匹精干的牲口，仍然赶马，他好象变得很守法令，他从来没有忘记到人民政府领通行证，也没有忘记到税局过税。这一回表面上也查不出他的违法，至于走大路走小路这是赶马人的乐趣和自由；他的盐是从内地运到边境的，但因为国营贸易公司最近也运来大批食盐，他的盐卖不出去，只好贴了税往回运……但实际上，他借打猎为名，在边境一个跨界森林<sup>①</sup>里又会见了他的老主顾——解放前美国驻××边镇的领事艾伯勒·斯莫伍特少校，这位狡猾的少校连同一袋美国造大头<sup>②</sup>一起还交给魏福两条野猪，托他把野猪肚子裡的“少量货物”带给中国境内一个天主教堂的神甫范开修，艾伯勒·斯莫伍特对魏福说：“老朋友！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和你第一次联系，这少量货物是美国政府给赤色中国对美国存在着希望的人的支援。我费了很大的劲，通过越南边境，很不容易才带到这里，现在更困难了……这些，你一定要带到，要瞒过中国共军的巡逻队，上帝保佑你！一路平安！你要是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范开修神甫会用电报告诉我！再见！”就这样，魏福同他的伙计萧五商量的结果，第一天就要走崖谷森林，绕过红坡头的巡逻队，黑夜从崖谷寨背后走过去。

① 森林座落在两个国家的界线上。

② 美国人仿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。

萧五这个人年纪也并不太大，只有三十挂零，可他偏偏留了个小胡子假装老练，他虽然没有魏福的历史复杂，可他很小的时候就和一群国际土匪混在一起，按他自己的话，他“是六个国家养成人的，”意思就是说他曾抢劫过中国、法国、越南、缅甸、英国、印度人的财产。五年前他因为和同伴争夺一个越南傣族女人，被同伴推下悬崖，虽然没死，却摔断了左腿，恰好遇见了赶马人魏福，收留了他，医好了他的左腿，他的左腿从此短了一寸多，但他的右腿很灵活，一蹬道边的石头就能耸身上马，所以他仍不失为一个马老板的帮手。

雷雨在这一阵小了，渐渐停了，在萧五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较宽阔的河谷，他们认为这里离危险地带稍为远了些，萧五和魏福决定就在这里停下来“开亮”。

魏福向小梨英叫道：

“小梨英，你可饿了，嗯？”

“早就饿得发慌了。”小梨英一停下就往地下坐。

“那还不快去把锅解下来，做饭！快！”

“我不做！”小梨英摆着头干脆地说，“我的马雇给你们，人也没雇给你！”

“哟！”萧五装着惊讶的声调说，“我们把你带来是叫你来作客的吗？好！你坐吧！等会儿有你受的！”

“小梨英！”魏福走到小梨英面前蹲下，假声假气地说，“好姑娘，你爹今天早上不是躺在床上嘱咐过吗，他把你交给我们了，他不是还教你叫我魏大叔吗？我们走一条路

就是一家人，头一天……”

“谁跟你们一家呀！”小梨英翻了他一眼。

“好，好，不一家，不跟你争，可你得做饭，我跟萧五还要抬驮子，喂马。”魏福拉起小梨英。“去，去，小锅和盐、猪肉都在小红马身上……”

小梨英只得噙着嘴去解小红马身上的小锅和盐、猪肉去了。

魏福悄声对萧五说：

“小孩子家，别光跟她来硬的，我这样不就办妥了吗！”

萧五和魏福一股气抬下十六个驮架，然后，再把每个马的料袋挂在马嘴上，那些马开始贪婪地嚼着袋里的包谷米。

魏福伸伸懒腰，用四个驮架拼在一起，把毯子往里一铺，爬进去躺下了——云南的赶马人都是这样睡。他把头伸出来对萧五说：

“萧五！你帮着她搞搞饭，我先闭闭眼睛……”说着他打着呵欠。“啊！啊——”

“你睡吧！饭好了我叫你。”萧五耸耸肩膀上的毯子，向小梨英身边走去。

小梨英好不容易才燃着了篝火，她把小锅吊在一条由树上垂下来的藤子上，小锅里的水开始轻轻地发着响声，她慢慢地加着小树枝，湿树枝也吱吱地叫着。

“喂！”萧五对着她坐在湿草上说，“有什么让我帮忙吗？”

小梨英默默地往火里添着树枝，连眼皮也不抬一抬。

“别生气了，反正你跟我们来也来了，可这一趟钱挣得多呀！”

小梨英仍然不做声。

“喂！你怎么不理我呀？”萧五用一根细树枝拨动她鸡冠<sup>①</sup>上的小银铃。“你对我笑一笑，我给你一块半开<sup>②</sup>！”

小梨英抬起头来，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她在这一天时间内，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厌恶和忿恨，她觉得这两个人和解放前所见的汉人一样，“灵魂脏得象粪坑”，她后悔听了阿爹的话，把马雇给他们，要是再等一天跟贸易公司驮货，走的是正路，住的是马店，工作同志还在路上教自己唱歌，教自己识字。她猛力把柴一拉说：

“我不做饭了！”火骤然减了。

“好，好，”萧五只得站起来离开她，“我不惹你，你自己烧吧！”

小梨英这才重新把柴火整理好，火又旺起来。

三个人吃完了饭以后，小梨英又忙着收拾碗筷，魏福躺下就打起呼噜来了。

小梨英把吊锅里添满水，独自坐在火边上，披着自己的浅灰色的毯子，她打算就这样坐一夜。

“小梨英！”萧五又出现在她背后，“你不睡？”

---

① 象鸡头一样的帽子，彝族姑娘专用的。

② 云南特有的银币，每两枚约值人民币五千元。

“我不睡。”小梨英没有看他。

“一夜不睡，明儿要从马上摔下来的。”萧五用手扳着她的肩膀。

“啊——！”小梨英大声尖叫起来，“鬼——呀——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魏福从马驮架下伸出头，他叫着，“萧五！萧五！来！你又惹了她了！”

“谁惹她了哪？”萧五走到魏福旁边，“她动不动就鬼叫！”

“萧五！”魏福小声说，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！你不想要命了！总是要我说你才知道，干这一行可比不得你当土匪，睡下！”

萧五抹了一下小胡子，没精打彩地爬进驮架底下，魏福在他耳边鬼鬼祟祟地说起话来，就象黑暗的角落里两只甲虫。

小梨英孤独地坐在篝火边，她呆呆地拨着火。这会儿，只有篝火是她的亲人，它照亮伸在脸前的树叶，它照着自己的脸，可背后就是漆黑一团，周围也是漆黑一团。她不由得感到脊背发凉，她想起病在床上的阿爹，想起这条陌生的路，两个可恶的人，她的泪珠滑到冰冷的脸上。多么可怕呀，她轻轻喊了一声“阿爹”就伏在自己的腿上哽泣起来。

一只长尾巴松鼠顺着挂吊锅的藤子溜下来，用发光的眼睛同情地看了看小梨英，然后，它又无计可施地爬上树梢了。

## 情 报

暴风雨袭击着红坡头苗寨。临时的巡逻队队部是在一个

苗家女联防队员的草舍里。骑兵们大部分都在苗家堆粮的土楼上安睡了，只有队长和指导员还在同年轻的女主人围着火塘谈话。年轻的女主人抱着婴儿喋喋不休地讲着她家今年的生产计划，汉话讲的虽然生硬，但她能用手比划着来补助语言的不足。

“报告！”门口出现披着战壕雨衣的值星排长，他向队长敬礼，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进来！”

“值星排长冯廷贵报告，崖谷寨联防情报委员盘大妈，联防队长朱林生连夜赶来送情报！”

队长和指导员从火塘边站起来。队长说：“请他们进来！”

“是！”冯廷贵敬礼转身出门。

正在土楼上和衣睡着的战士们也听见了这两个字——“情报！”他们没等指挥员的命令，预感到将有战斗任务，在队长没注意的时候，他们轻悄地都从楼梯上溜下来。

盘大妈和队长早已经是老熟人了。她大步跨到队长面前，没有先问个好就把自己在林中奇怪的发现报告给他。在她报告情况的时候，草舍里出奇的静，所有的人都几乎停止了呼吸，年轻的苗家嫂子抱着孩子，探着身倾听着，她是经过战斗的女人了，她的神情紧张而不慌张。战士们由于一种责任和习惯，开始摸索着扎鞋带。小门外闪着雷电，在门口依着的战士的脸上被闪电射得发光。

盘大妈和朱林生紧张地报告完了情况，连长勒紧自己的

皮带，他往身后一看，突然发现左右站满了战士，他问大家：

“同志们做什么？”

“随时准备着，保卫祖国！”战士们立正齐声应着。

“啊！”队长闪动一下眼睛说，“随时准备着是对的，可又没人叫你们随时都行动呀？是不，指导员？”

“是呀，”指导员对大家说，“你们去休息，有任务再叫你们。”

战士们又静悄悄地顺着独木楼梯鱼贯爬上土楼，当然，上了楼每个人又不免小声发表着各式各样的判断。

“盘大妈、朱林生你们坐下。”队长把客人让在火塘边。“这个马帮是奇怪，按照我的判断，这个马帮是从国境线上喇猛镇来的。”

“一定是这样。”指导员肯定地说。

“是呀，喇猛镇到我们寨背后是一天路……”朱林生熄灭自己手里的火把。

“电话员！”队长叫电话员。

“有！”在电话机旁边坐着的电话员站起来。

“机子挂在线上了吗？”

“我们一到这里就挂上了。”

“那好，摇喇猛镇〇〇六九第三室。”

“是！”电话员摇着电话。

“队长，”盘大妈说，“我们不把这个马帮扣起来呀？”